

學藝叢刊

第二種

火燭

(散文集)

新中國報出版社

一九四三

學藝叢刊

第二種

火 燭

(散文集)

新中國報社出版

一四九三

序言

「一言爲心聲」，「心聲」可以自由奔馳，言，則就不同了。藝術要求的是真實，編者的搜輯此書，雖在這點上竭其可能，但想來還不能得我們許多執筆者心聲上的一二吧？

這集中，我們的執筆者，祇訴了生之苦悶，懷念過去，掙扎於現實。高山大水，自是使世界增加其壯觀，但這裏祇能說是「繁花野草」，也點綴了這個世界。「這些苦悶，編者覺得是真實的，並且在苦悶中，我們的筆者們，大都有希望，希望着前面一點點不熄的夜火；有希望，就能够活。因此，就借了瞿夫先生的一篇「燭火」，作爲集名。

從學藝創刊號起到最近七百五十七期止，收集時，注意內容，也留心到詞句，求純淨而真實。也許免不掉滄海遺珠，那是要請學藝的撰稿者原諒的。並未將各篇分門別類，編者覺得那還沒意思。次序的排列，並非是根據於執筆者的聲名或優劣，也有是根據於發表年月的。還有是在編者的心目中有一個無形的系統在。

編者 三十二年五月

目次

序言	沈	一
除夕的留戀	沈	四
哭周木齋先生	思	七
流淚生涯	亦	一〇
中年書懷	夫	一三
方吾生之中途	夫	一六
燭火	曉	一九
孩子的啓示	泥	二二
人的世界	南	二四
寒流襲擊着我們	洛	二六
臉	洛	二八

妻之懷疑		洛川	墨
邊沿上的生命		尤且介	天
公務員的歎息		尤且介	四
中年的影子		草間	器
窮冬欲去尙徘徊		王予	興
蘇州陋巷小擷		王予	咒
黃昏		王予	至
倦飛		王予	矣
父親與酒		野丁	凸
鞭痕		欲仁	突
生命的火焰		慕松	古
旅社一夕記		伍備子	室
靈室之夜		老鱸	吉
生活三部曲		比矛	凸
金魚		白燕	金
饅頭		張祥沅	也

目次

三

妻的三十生辰	海	天	壹
雞	一	統	九
夢與現實	唐	甯	二
上行車中	林	鳥	二
小鎮紀事	沈	焜	三
離鄉	麟		二
還鄉記	徐	淑	二
故鄉	剛	克	三
生活在漲潮中	之	俊	三
賣兒的前夜	林	嵐	三
渡江前後	墨	丁	三
信	甘	穆	二
	人		天

除夕的留戀

沈 疴

雖說還是一樣的一天，但因為是除夕，因而對於這一年的最後一夜，也覺得有點留戀。戀留和回憶雖有點不同，而且前者較諸後者也比較接近現實——因為回憶的已成過去，留戀的是將成過去的現在——可是留戀和回憶的前面，一樣的沒有將來。

然而人類究竟是感情動物，何況又是文人。在斗室中對着淡黃的燈光，靜待着新舊歲月無聲的交替；此時此地，焉能無感？

攬鏡自照，覺得自己的面龐已充滿了中年人的氣急，兩鬢也參雜了不少白髮，回想過去的豪情逸致，不僅撫膺太息，而真黯然神傷。

「人生行樂耳」，這句俗語，在積極方面說是達觀，在消極方面說是無聊，我雖不會消極，但也不十分積極，因而我的人生觀是樂觀。

可是一到中年，人的感覺便有點改變。這改變，說得好一點是爐火純青，玲瓏剔透；說

得壞一點，便是意志消沉，老奸巨猾。總之，中年人的心理，不是少年的，也不是青年的，更不是老年的；他具有青年人的勇敢，他具有老年人的懼怯，換句話說，有時勇敢得可以，有時也懼怯得可憐。

檢討自己，自己便是一個既勇敢但可懼怯的莫名其妙的東西，可是我自己的理由：是中年了！

所以，自己雖明知留戀和回憶在掩沒了自己的將來，但依然歡喜留戀，歡喜回憶，因為我知道在自己勇敢的成分超過懼怯成分的時候，我還有我的將來，因而在現在懼怯的成分超過勇敢成分的時候，我又何妨將整個身心浸潤在留戀和回憶裏。

四周是靜悄悄地，我在想。

我在想，尤其在想最近三年來的過去。

不一定是今天晚上——不過今天晚上特別濃厚一點——每在午夜夢回的時候，我覺得最近三年來自己變得太快，也變得太突兀。

真的，三年來自己真轉變得太奇怪了，奇怪得連自己也有點茫然。也是真的，三年來，

自己想不到的事，做了；不願意做的事，也做了。

我知道，這轉變，是我的沉溺，但也許是我的新生。我也可以肯定地說，我不滿意過去，也不滿意現在，我的希望，還是將來。

將來是遙遠的，但也是很接近的，正如現在漫漫的冬夜一樣，夜愈深，離天明的時間也愈近。

拋撇了除夕的留戀，等待着新的元旦的來臨，現在該是時候了！

哭周木齋先生

沈 疴

我用萬分傷悼的心懷寫下了這個題目，真的，這突如其來的消息，實在令人太痛心了。提起木齋，我腦海里便馬上浮起了一個沉默，誠懇的青年的影子，附痕在影子四周的是：冷靜，勤謹，倔強，固執和孜孜好學的精神。

我和他同過事，更和他在同一條陣線上同樣地經過長時間的苦痛的掙扎，在某一個時期里，我們是朝夕相處，宛如兄弟；然而在這樣熱情的友誼中，我沒有看過他痛痛快快地笑過一次。什麼事創傷了這正在蓬勃的青年學者的心懷，我不知道，他也沒有讓我知道，而今，便讓它成爲一個謎，永遠地成爲一個謎，深深地埋葬在你老友的心田里吧，木齋！

我常常因爲他們沉默而想起了自己童年時候的沉默，因而覺得沉默是他值得令人欽佩的一點，可是二十五歲以後自己却變成了一個整天打哈哈的傻子，所以對於這位深爲欽佩的朋友，背地裏却於他起了一個「四方木頭」的綽號，對於他的文章的批評是：「文如其人」。

是的，他的文章粗淺地一看，是相當枯澀和呆板的，而詞句也詰屈聱牙不容易讀下去，不過只要你肯仔細的來讀，你會從枯澀中體味出興趣，從呆板中體味出活潑，而他的青年的忠誠的熱烈，却躍然紙上。

我的「文如其人」的批評，是相當淺薄的，所謂徒見其表；可是我有時看看他的文章，再想像他遲鈍的呆板的舉止，又深覺得這句批評的適當。

事變以前，他和他的夫人和長女公子同在上海，三口之家，倒也維持着水平線的生活。戰事發生以後，一支禿筆，便漸漸感覺到不容易支持這日益加重的生活擔負了，最近一年來，我知道他是在貧病交加中渡着困苦的生活的。

然而正因為他的倔強與固執，他却咬住牙根和生活苦鬥，他不在任何朋友面前說一句輕話，他只拖着病體在嘔心瀝血的寫，寫，寫，以僅有人的心血來換取最低微的稿費。

也正因為他倔強與固執，他只知道朝前望，却不回顧一下，或把週遭的現實考慮一下，一年來我和他因為觀點的不同而漸漸疏遠。疏遠的原因，在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，我不希望因主張的互異使我們中間發生一點裂痕，所以才用避面的方法來維繫我們寶貴的友誼，風

爲以他的熱情和學識，如果一旦發覺其本身立場的缺點，他是會成爲新中國文壇一員戰士的。然而，這希望現在是沒有希望了，他一生既倔強固執，蓋棺定論，就讓他始終成爲一個倔強固執的學者吧！

記得還是兩三年前的事，是我們相處最接近的時候，他的夫人在戰事發生前赴常，因交通阻隔，他在上海一個子過着孤零零的生活。有一天，我們本來約定辦一件要事，不知受到什麼感觸，他那天竟喝得大醉，以致放聲大哭。當時我以爲只不過是醉得太厲害的原故，而今想想，我才明白他是傷心人別有懷抱。

木齋是死了，他所以死的直接原因是窮，間接原因是死於戰爭，戰爭，不知殺害了多少無辜民衆，不知殺害了多少有爲青年，木齋不過是千千万萬的犧牲者當中的一個罷了！

文而稱丐，千古傷心，此篇之作，我不僅哭老友木齋也！

流浪生涯

亦思

畢生度着浪跡江湖生涯，偶或回歸故鄉，也從未作留連想。最近在朋友書齋內，看到一付立軸：

「男兒立志出鄉關，

學不成名誓不還；

埋骨何須桑梓地？

人間到處有青山。」

反覆讀了幾遍，引起了無限的感觸，詩意：很顯明的在勉勵男兒志在四方株守家園的非計。我何如？該作深切的檢討。

記得在二十年前，某一天秋之晨，在細雨濛濛中，離開了鄉關，當時心頭，確具有很大的抱負，大有「鵬程萬里今朝始」之感。

流浪生涯

然而，不到一年，便匆匆回到了故鄉一次，慈愛的母親，眼見遊子歸來，內心具有無限的懽悅，雖不能說是爲兒子洗塵，却親手煮了幾樣她兒子平時愛吃的菜肴，並且殷勤垂問旅外一年的生活情況，無微不至，那時祇覺得慈愛，確是天地間唯一偉大的愛，恨不得永遠投入慈母的懷抱裏，享受一些天倫之樂，然而，終於離開了家，離開了故鄉，再度踏上了征途。

一年復一年，渾渾噩噩，在人生旅途中跋涉，有時處境感到前程渺茫，也曾以沙漠中的駱駝自喻，希望能早刻走到旅途的盡處，得到一個任何的歸宿，莫再負着重載，獨行踽踽，茫然不知所終。

似乎不該有如此消極的情感，也曾奮發起來憑着僅有的熱和力，掙扎，搏鬥，然而，不知是自己力的脆弱，還是每個人必須受現實環境的支配，終於經不起外力的襲擊，又復消沉了自己的志氣，蹉跎歲月。

明知得過且過，決非是有爲者應具有的態度，並且圓囑期望着你，能得有任何成就者，大有人在，不能實踐你的初衷，不能發揮你的抱負，雖然立志出鄉關，不過是一個流浪者而

已，那得不爲人所譏視，不齒？

自信在流浪生涯中，並沒有放棄過自己的責任，是可以慰藉良心，在形形色色的人羣中，已看透了世故人情，不過如是而已！我不敢自負聰明。愚笨者，對峙：埋骨何須桑梓地。人間到處有青山，更是發呆。

中年書懷

驍夫

隨便翻翻西文某雜誌，讀到洛克斯（Joseph Roux）的兩句話——

人在年少時，撒下無愁的眼淚；

到得年老時，却撒下無淚的哀愁。

於是想到自己，已是踏入中年的人，離所謂兩鬢斑白的老年時代雖則相隔尚遠，但對鏡一覓，却也照見了額上所烙印着的皺紋了——哦，這皺紋，分明就是中年時代的象徵。

正因為自己是介乎少年和老年之間的原故，所以眼淚和哀愁，也就兼而有之。眼看著瓶花的委地，蠶蛾的去世，本該是可以無動於中的了，却也會無端的逗出幾滴清淚；偶爾聽到幾個熟人的死訊，或者看到街頭上橫陳着的一具具無名的白骨，或者回念着自己的稻粱的困難，也時時會湧現起一股無淚的哀愁。

在無愁的眼淚和無淚的哀愁裏，在綜合的情緒，意識和經驗中，我和其他的人們一樣，

正過度瀆自己的可悲的中年。我想，這也許是人生的各時代中所必經的最大的苦難的時代吧。

我也知道：倘要無淚，無愁，那就只好求之於金色的童年。猶憶定會有——

瓶花帖妥爐香定，覓我童心廿六年。

之句，他分明也在告訴其中年的悲哀吧。

朋友，「覓我童心」，誰說不該覓呢？但是朋友，請了，覓的方法在那兒呢？而且，覓的本身也就是一糖多愁的含淚的事呵，我以爲。